



本土文本

洞庭山上一盏春

□李新勇

站在苏州东山莫厘峰上远眺太湖，晨雾将辽阔的湖面周遭或远或近的浅山和或盘旋或悠闲平飞的鸟儿，朦胧成一幅浓淡适宜、虚实相生的山水画，混迹于绿树掩映的村庄之中的各种制茶坊，便成了水墨画里的留白——这留白，藏着整个江南最鲜最嫩的春意。

太湖上的洞山和庭山，合称洞庭山。洞庭山又分为东洞庭山和西洞庭山。此洞庭山与湖南的洞庭湖，没有丝毫关系。东西洞庭山，简称东山和西山。东西两山所产碧螺春，便是受到国家原产地保护的洞庭山碧螺春。

东山位于东太湖，是一个伸入太湖的半岛，差一点点就四面环水的独特地理位置，使这里的空气比别处清新湿润，春天总比别处更多几分温情和缠绵。每年时令刚刚入春，大自然便让身居桃、李和枇杷树间的茶树受到格外的恩宠，忽起忽隐的云雾在茶树梢头凝成水珠，顺着茶树的脉络涌动，在星星一般密密麻麻的春芽尖上，凝聚成一颗颗精气神饱满的芽头。整个江南和太湖的灵气，都长进了茶树的枝丫，化作那一颗颗白毫隐翠、春意鼓胀的鲜嫩的芽头。这芽头便是用于制作碧螺春的茶叶新芽。

传说在古代，洞庭山上，早春采茶的姑娘将茶叶藏于怀中，体温催发的异香浸入鲜茶，使洞庭山碧螺春带着天然的花果香气，当地人据此给茶叶取了个拗口而颇具内涵的名字：吓煞人香。后来，据清代《野史大观》和《苏州府志》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皇帝“南巡”至太湖，苏州巡抚宋奎进献此地产的春茶。康熙品尝后，觉得茶香沁人心脾，因其“色泽碧绿、形似螺、采于早春”的特点，赐名“碧螺春”，并列于贡茶。

谁能想到，这曾被一度列为贡茶的名茶，最初不过是东西山百姓随手采摘

的日常。

清明未至，采茶人的身影便次第进入茶树林。古代十七八岁的妙龄采茶少女，已经成了无法觅踪的传说，如今的采茶女多是五十岁上下的妇人，蓝布头巾裹着被茶香浸润的岁月，腰间竹篓盛满新抽的嫩芽。指尖在枝叶间起落，似蝶翼轻颤，却又带着经年累月练就的沉稳。那些关节突出、布满老茧的手，是岁月刻下的印章，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茶渍，也藏着整个春天的秘密。掐断嫩芽的声响细微如私语，却在寂静的山间谱成了采茶的韵律。

不知是茶树自带的香气，还是因茶树套种在桃树、李树、橘树、枇杷树中间，东山上采下的新茶，便带着芬芳馥郁的花果香气。

隐身于村落民居中的炒茶坊，因多位碧螺春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远近闻名，让不少老茶客不远千里万里，慕名而来。

制作碧螺春，有一套完整的传统技艺。鲜叶须得当日炒制，先以武火杀青，继以揉捻成形，再以文火烘干。炒茶师傅手掌在铁锅中翻搅，嫩芽入锅刹那腾起白烟。茶叶在灼热中蜷缩舒展，银毫渐显时，满屋便浮动着某种介于草木与花果间的气息。特级碧螺春条索紧结，卷曲如螺，白毫密布，色泽银绿隐翠，滋味鲜醇，需要采摘六七万个芽头，单单采茶，就需要四个人工。原茶的价格和炒制的辛苦费，使半公斤特级碧螺春的本钱，超过两千元。如果出自制茶非遗传承人之手，价格还要高。普通炒茶师傅与大师的区别在手上、眼里和举手投足间，大师翻炒过程中，将茶叶抛起的时间、高度、抛撒的范围，都控制得精准合理，行云流水。有学徒想学抛撒的弧度，老师傅摇头，似乎在说：“这手艺是铁锅烫出来的年龄，急不得。”



清明前的茶最珍贵，有人认为，这是茶商将时令当了令牌，将春光切成明前雨后的标价签。其实不然。洞庭山碧螺春价格不菲，原因有三：一是成本高；二是时间短，原产地的产茶时间不足两个月；三是市场需求量巨大。

我到东山的时候，已接近“五一”节，再过一周就是立夏。在一个叫碧螺的村庄，体验了一次炒茶。此时的茶，只剩炒青，就是炒茶叶的嫩枝尖尖，已经不是芽头，而是散开的嫩叶子。有粗俗的人说，明前茶是嫩芽头如同懵懂的小女孩，而此时的炒青，已是懂得风情 的少妇。倒真是那么回事。当地人似乎更喜欢炒青，觉得味道更浓，更耐泡，劲儿大。炒青出锅，老师傅留一把未烘干的茶叶，像在模拟最后一次光合作用的记忆。他说这是教年轻人识得“茶性”：杀青太急则香散，火候不足则味涩，好茶和好人一样，都得经得起武火急燎、文火慢焙，各种程序，一道一道经历。暮春的炒青确比明前茶浓酽，价格也不再昂贵。

泡茶的时候，玻璃杯中的七分热水，像是等待拥抱的温柔怀抱。茶叶入水，先是轻盈地漂浮，继而缓缓下沉，舒展的姿态宛如春睡初醒的少女。茶香四溢的瞬间，清香裹挟着花果的余韵，在鼻尖萦绕。初泡是雪水化开冻土的清冽，二泡有谷雨浸润万物的丰沛，三泡则透出立夏将至的醇厚。三泡的韵味，层层递进，从淡雅幽香到浓郁醇厚，恰似人生不同阶段的滋味。三泡之后，茶味渐淡。照我喝炒青的习惯，我会把喝淡的嫩芽从杯子里捞起来，嚼而食之，再喝一口茶彻底浸润，那滋味，仿佛重温一次人生旅程中刻骨铭心的苦尽甘来。

东山人饮茶，不似闽粤之讲究茶道，亦不如京师之崇尚排场，少了几分文人雅士的讲究，多了些烟火气的实

在。他们清晨起床，随手抓一把自家炒的茶叶投入壶中，冲一瓢热水，便是一天的陪伴。经过半日劳作，满头大汗，端起茶壶一饮而尽，也不管什么“品”与“不品”，解渴消热，才是茶的本味。当茶商们为“明前茶”“雨前茶”炒作，文人雅士动辄“兰香桂味”“喉韵悠长”时，老茶农们依旧保持着淡然。他们不在乎茶叶的等级，只享受这一杯茶带来的平静与满足。在他们眼中，不管哪个等级的碧螺春，都是他们认真炒制出来的，透露出严谨和认真；碧螺春不只是名茶，更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岁月里最寻常也最珍贵的慰藉。

在碧螺村，我问一老茶农：“什么样的茶，才算好茶？”

他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解渴的就是好茶。”

这话颇有意思，茶之本味，原在解渴消乏。

离开东山时，在浅山的山道上，我遇见一位运送土杂肥的老大哥。他指着浓荫深处的茶树说：“你看那些树，谷雨之后，便无茶可采，只是施土杂肥、修枝，等待来年。”

东山的碧螺春在杯中沉浮的时候，岂止是茶叶，分明是整座洞庭山的呼吸。那些蜷曲的银螺在热水里苏醒，每一轮舒展都在重演茶树与星霜的和解，而东山人年复一年地采摘、翻炒、烘焙、冲泡，不过是将山魂水魄凝成一盏可饮的春色。

茶凉了，可以再继续；人走了，茶香却久久不散。泡上一杯碧螺春，茶香漫过舌尖，舒适溢满全身。在喧嚣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淡然，是件多么令人快活的事情。思忖片刻，写下一首打油诗：雾锁洞庭云作裳，太湖星辰沁茶香。七万春芽凝玉露，三千云水淬银枪。日月雕成螺女鬓，烟霞焙出美人香。欲向仙家觅真味，此身已在碧云乡。

初春狂想曲：梵高的归宿

□吴管莲

“不过你要记得，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在于纯真和勇敢，在于未通世故。”

春天，一切尚未开始热烈，青涩却充沛，暗哑但深情。这是一个你的呐喊会有回音的季节，是天地间的萌芽，寸寸青绿，点点生机。梵高满怀希冀地踏入春天，却迎来持久的沉寂。有人说，这是痛的，是苦的，但春天就是这样，在生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告别。

人生该当如此，成长，伴随着失去的阵痛，而这是否属于美化苦难呢？我无从回答，当我看见一片片叶悬在枝头，守望当归根泥土的幸福，我恍然明白，苦难，有时竟也是归宿。

我心怀惴惴走近文森特，似乎也看见了一个涨红着脸的男孩在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中起身走向我，带着他的画笔，是天才最初的模样。他悄悄告诉

我，人世间没有人会侧耳聆听他的呼唤，于是乎，他把心灵种在了向日葵地里，也让他跳动在繁星闪耀的星空中。

梵高的童年是悲惨的，他向往着家的温暖，却不断被父母放逐到更远的地方。在他死前两个月完成的那幅画作中，星空下柔软的麦田，小径上的黄色马车，是他记忆里家的符号。而马车上映照在地面的暖黄色光晕和远方零星 的灯火，熔铸成他终其一生无法体悟的那份真情。人人都道梵高是一个拥有艺术天才的疯子，但却不知道，每一个世人眼里的疯子背后，都有着对温情支离破碎的幻想和难以言喻的悲伤。

忆起泰戈尔的诗句：“在这个黄昏的朦胧里，好东西看来都仿佛是幻象一般——尖塔的底层在黑暗中消失了，树顶像是墨水的模糊的斑点似的。我等 待着黎明，而当我醒来的时候，就会看

到在光明里，您的城市。”

梵高的画作久久地驻留在光明里，歌颂着永恒不朽的生命。在梵高饱受精神的搓磨时，他得知了弟弟的孩子降生的喜讯，同时，弟弟打算给孩子起名：梵高。这或许是梵高一生中鲜少被人间聆听的时刻，“亲爱的文森特，就像此前我们跟你说过的，如果是儿子，我们将以你的名字命名他，我希望这孩子以后可以像你一样，有决心、有勇气”。明亮的蓝色天幕，仿佛新生儿清澈的眼睛，而那天空怀抱里的杏花树，淡黄与嫩白交织，朵朵轻盈，朵朵个性，看上一眼，足以点亮一个春天。这是梵高画出的赠与侄子的画作《杏花》。他一改平日里狂放热烈的风格，用最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最温柔的向往。

我们处在生命里的春天。日子时常一帧帧闪过。从小接受的教育和所

有的自信源于“不虚度光阴”带来的高效成果，执着于什么时候就该做什么事情，你即使不是凤凰，也需得窥破天机，懂得适时涅槃。于是，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学会了隐忍，忘记了绽放。我们不知道还可以在起舞时哭泣，于坚冰中燃烧。在忘记带伞时感受雨，在迷路时选择欣赏沿途的风景。可以是花苞，也可以做柳条，春天一样会接纳你的到来，像拥抱所有美的事物一样。

世界广阔而嘹亮。当我学会轻抚它、歌颂它、热爱它，即便它不曾这样面对我，我的心灵也学会了观察、学会了讲述。慢慢地，就像梵高一样，在一花一木之间，变成了这世界，我感到从没有一刻比现在更加的温和以及坦荡。

每年的春天，当杏花开放的时候，我的心会布满迷人的香气，是新生，是世界。

西湖烟柳忆华年

□顾云峰

故乡的风俗，逢三的生辰总要躲着过。可六十三岁这年，妻子却执意要打破规矩——她藏了三个月的秘密，是带着我重返三十八年前定情的西湖。恰逢人间最美四月天，柳浪闻莺的时节，连风里都飘着诗意，似是老人在成全这场跨越时光的重逢。

三十八年前，我们辗转乡镇公交、县城班车，抵达九圩港口时已是日上三竿。改签队伍如蛇，在烈日下苦等到暮色，才从黄牛手中换来船票。邮轮夜航，江风拂面，心也随着江浪摇晃。次日清晨，上海十六浦码头汽笛响起，又乘绿皮火车颠簸整夜。抵达杭州时，西湖终成现实。在简陋的旅社稍作停留，我们便奔向湖畔。三潭印月、断桥残雪、苏堤垂柳，累了，躺在湖边的石凳上；饿了，啃几口馒头，与爱人相伴，汗水与欢笑交织，满是青涩的甜蜜。

而今重访，恰逢四月芳菲盛。小城高铁站的玻璃幕墙映出我们从容的身影，高铁一路飞驰，经停上海后，不过两盏茶的工夫便抵达杭州。原计划的二人世界，因女儿带着一双儿女加入，变成了满堂的笑语盈盈。推开窗，香泡树

的清香混着罗汉松的苍翠扑面而来，银杏与红枫在草坪上投下斑驳光影，恍若一幅会呼吸的水墨。孩子们喜欢欢的小鹿，追逐着飘落的樱花，笑声惊起了枝头的鸟儿，也唤醒了沉睡的岁月。

晌午，我们踏入不远处的杭州酒家，空气里都浮动着龙井的清冽与藕粉的甜香。女儿眼尖，指着菜单上的招牌菜如数家珍：“爸，您尝尝这道蟹酿橙，用橙皮当盅，蟹肉混着糯米，是南来的古法。”

“真有这么讲究？”我凑近菜单，老花镜滑到鼻尖。

外孙掂着脚够桌子，小肉手直指着菜单下端：“外公！我要这个，这个名字像动画片！”顺着他手指，只见“叫花童子鸡”几个字歪歪扭扭画着卡通鸡。妻子笑着刮了下孩子鼻尖：“小馋猫，等会儿给你撕鸡腿。”

龙井虾仁端上桌时，莹白的虾仁卧在翠色茶叶间，宛如晨雾里初绽的莲；西湖醋鱼浇着琥珀色的酱汁，鱼身切口处微微翻卷，恰似游过断桥的红鲤。我不禁感叹：“当年咱们在湖边啃馒头、吃碗面时，哪见过这场面。”

妻子给我添了块蟹酿橙，眼角笑出

细密的纹：“那会儿攥着馒头都觉得甜，现在倒是能尝尝皇宫里的吃法了。”女儿突然举起饮料杯：“敬咱们家的老寿星，还有永远的模范夫妻！”孩子们跟着有样学样，高脚杯碰得叮当响。

第二天是我的生日正日，女儿预订了杭州官宴。中午时分，宫灯摇曳，丝竹声起，身着华服的舞者踏月而来。水袖翻飞间，白娘子与许仙在烟雨朦胧中邂逅，油纸伞下藏着千年的深情；苏东坡执卷而立，吟诗作赋间，苏堤春晓的画卷徐徐展开。孩子们换上唐宋古服，在雕梁画栋间穿梭嬉戏。热闹间，我偶然旁顾，见妻子立在隔座处，手中的饮料杯盛着金黄的光晕，唇角漾开熟悉的笑意：“生日快乐。”这一刻，周遭的喧嚣都成了背景。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孩子们要赶下午回上海的高铁，送站时，7岁的外孙女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泪水打湿了我的衣领：“外公，我们还没玩够呢！”5岁的外孙攥着老伴的手不愿松开，抽噎着说下次还要来。我和老伴久久伫立，直到人群将那小小的身影淹没。

回到西湖山庄，惊喜地发现服务中

心已将生日蛋糕送至房间。傍晚，我和妻子在山庄一号楼自助餐厅临窗而坐。我拿出自带的小瓶白酒，浅酌慢饮。看着窗外的美景，感慨万千。妻子斟满饮料，举杯笑道：“老头子，生日快乐，咱们一晃都走了大半辈子。”过往的艰辛与此刻的安宁在杯盏间交融。

饭后，我们沿着山庄小径漫步。四月的晚风裹着花香拂过，远处的西湖在夜色里沉静如诗。脚下的石板路蜿蜒向前，恍惚间与三十八年前的记忆重叠：那时的我们，也是这样并肩走着，只不过少了鬓角的白发，多了几分莽撞的勇气。

返程那日清晨，我们乘出租车环湖而行。沿着湖畔缓缓行驶，雷峰塔在薄雾中若隐若现，似在诉说千年的故事；苏堤上桃花灼灼，垂柳依依，像是春天写给西湖的情书。湖水波光粼粼，时而掠过几只白鹭，惊起一圈圈涟漪。我和妻子静静看着窗外，谁都没有多说话，仿佛要把这一路的风光，连同三十八年的岁月，都刻进心底。当车子驶离西湖时，我回头望去，只见春水悠悠，山色如黛，而那些沉淀在时光里的爱与回忆，早已酿成了心头最醇厚的沉香。

江海新韵



端午抒怀(同题诗)

□勾婧

江水，在一个粽子里转了三千年

而我的双手，正解锁它棱角分明里蕴藏的意义

五月，母亲在围裙上抖落糯米的香气

我却在，咸蛋黄里发现正跳动着一个人未曾泯灭的骨头

几千年了，一些龙舟始终划开他顶起的波纹

却划不动，一个人向天空发出的一声诘问

此刻，我在一个粽子咬下楚辞的边角

咬下一段文字，而我却咀嚼不动

它卡在我的齿间，发酵的味蕾

随屈大夫的环佩一起沉在淤泥深处

现在，厨房冒着热气

我和母亲，披着月色

无声中，那些前朝往事正通过一缕幽香

散发在，淡淡薄雾涌出的花瓣中

一个永恒的节日

一个因江水，而向我们涌动不止的人

让我的掌纹，长出新的稻米

□周八一

雨水涉江而来，每一滴都暗藏屈子的心跳，流星一般翻身跃入汨罗，溅起的细小水花

酒湿离骚一页页诗稿

剥开一枚粽子，扔进江水

糯米的温软，是历史留存的信物

龙舟劈开碧波，每一声号子都迸出一粒饱满的火种

映红无数年轻面庞

在奔涌的江水中，百舸争流

水写的端午，生命的律动熠熠生辉，沿着一条大河的去路

波光擦净斑斑锈迹，万物噙满泪水，仰望晴朗的星空

□王相华

一枚粽叶在母亲手里裹住江山

不让汨罗江的水渗透肌理，沉潜于故事之外

而两千多年仍然有余韵一粒米挨着——

另一粒米，拥挤的思潮在粗劣的指间

瘦身，有些叶子要反复晾晒，才能经得起沸腾

它会粘住青花的瓷碗

封住嘴巴泄露的风声，如果你此时站在江岸

会不会顺应时间的脉络

找到逆转的理由

用一句诗，抚平整条江水的悲鸣

就像一切未曾发生

香米和粽叶

回到初识中没有相遇的空白

□杨晓婷

五月不止有雨水

还有粽子、艾草和龙舟

从海边来的人转入山居

耳边的水声却越来越响——

她曾站在岸边

追逐过龙舟的去向

那些开在水面上的白花

在祭献，在追思，在默读

木槩一笔一划写下的千年水路

而粽香在五月的炊烟里飘散

在粽叶松绑的一刻

香气已游回汨罗

——

多像另一根木槩

划向了人间的另一条水路。

□倪宝元

这一天，江水是柔软的时间也在颤动

汨罗江上，雄性的呐喊已惊天泣地，却不知能否撼动你心底那块巨石？

不说艾草粽子也不说去世经年

每个这样的日子，当我将半生风雨剥开

你看见的，又何止是一腔奔涌的血脉

□晨叶

汨罗江的鹅卵石

都像屈原的每一根骨头

二千三百年的波浪天天回眸

翻阅楚辞最精彩的章节《离骚》的每个字

方正如碑，韵味溅起浪花

湿润了历史书籍也湿润了每一次诵读

我沿着汨罗江的石头

爬上《九歌》高度

掏出光芒照亮我心灵的盲区

流水是石头上的纹理

流淌和起伏，都是一种不屈

我每一次抚摸石头都像抚摸着屈原的辞句

□杨智源

千年投送的青粽

喂养了另一条河流

它进入你我体内在血液里奔腾呼啸

沉下去的是肉身

永远不沉的是仁爱与刚正

五月的河流，龙舟竞飞声声呐喊中，翻飞的楫早已把千年的悲伤化成续接奋进的动力

□半壁心空

那年的五月五日

62岁的您写完《怀沙》之后用纵身一跳，为楚国正骨

自您走后，那条江一直在哭泣

边哭边问天问地，问荆楚大地的沉浮

因为您，那天被取名端午

我们插艾蒿、挂菖蒲、喝雄黄

吃粽子、赛龙舟，把一条河的疼痛

分解在阳气正旺的时刻

分解在中华民族跳动的脉搏

再沿着《离骚》《九章》《九歌》

音韵

追寻您远去的身影

依稀看见您手执书卷

和香草美人站在江面上

吟哦《橘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那一江水呢，正熠熠发光

先生，您用身体，践行自己的初心

把那年的五月五日，拉长再拉长

一直拉到两千多年后，还不肯罢休

